

简阳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目录

国民党反动派伪国大代表选举-----	
---简阳方超竞选丑剧---文史资料组采访整理	(1)
石桥周体仁发家始末-----田道明 张国辉 陈礼东	(23)
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恶性通货膨胀简阳的概况-----	
---和石桥解放前十三年(1937—1949)-----	
---米、麦、棉的价格调查---李梦余	(39)
解放前简阳的医药卫生情况-----马元元 戴伯金	(46)
简阳选举伪税捐副处长的明争暗斗-----曾兆姜	(52)
简阳城隍会戏的形形色色-----	
---钟华彩口述 (钟尔原整理)	(54)
恶婆王钟氏虐待和残害使女林小妹的真象-----肖起元	(61)
贾家大恶坝邓九成的罪恶点滴-----曾启华	(65)
吉安铤厂的起源和发展-----刘吉安	(72)
简阳建安集团的组织及其罪恶活动---李国林 曾兆姜	(70)
解放前永丰乡高利贷点滴-----王锡武	(79)
简阳树茂生号贩毒记-----冯吉成口述(钟尔原整理)	(82)
简阳哥老会的发展和流毒-----曾兆姜 华次昭(已故)	(88)
辛亥革命亲历记-----张智剑	(94)
解放前四川关卡林立敲诈勒索的一般-----李梦余	(101)

国民党反动派伪国大代表的选举

简阳方超竞选的丑剧

(文史资料组采访整理)

旧中国在蒋介石黑暗统治的二十二年，贪污腐化，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政治上动摇不定。蒋匪力图维持其反动政权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，丧权辱国，投靠美帝国主义，凭藉势力，发动内战。但大势所趋，人心背叛，革命的洪流，澎湃发展，解放战争，节节胜利，震撼了整个蒋家王朝，粉碎了他的糊涂打靶。它为了进一步取得美帝国主义的信任，乃高张民主的幌子，妄图强奸民意，依靠一批屎侵喽囉，摇旗呐喊，通过伪国民大会的支持，选他为臭名远扬的“总统”，藉以骗取更多的美援，而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，反对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。1947年整个黑暗的蒋管区，展开了丑态百出的伪国大选举丑剧，军阀官僚、地主、恶棍、袍哥、流氓，甚至娼妓（如简阳土匪军阀刘学乾的女人刘朱秀中，原是北京名妓，也当选了国大代表）也风起云涌地参加竞选。在短：几个月当中，牛鬼蛇神，各显神通。整个社会弄得乌烟瘴气。由于一批握有地方实力的土豪劣绅，或身居要职的贪官污吏，参加竞选，大肆挥霍，派捐派款，巧取豪夺，使城市和农村的人民生活，蒙受极大的影响，更加重广大劳动人民的负担。仅简阳一县，为竞选所浪费的财富，就值大米3,000多石（100万斤当时伪币恶性贬值，只能以实物估计）。尤其一般在职官僚，为了竞选要花大量金钱，又不愿意掏出腰包，于是想尽一切搜刮办法，和用尽一切卑劣

毒辣手段，进行种种贪污，供其挥霍。例如伪四川水上警察局长方超，其吃缺空之多，手段之毒，真是罕见。只以局内技术一科来说，名额编制为12人，实际只有5人。其他各科室也是同样情况。水警大队，每个中队名额为100人（相当于一连），实际上还不够半数。做警士服装，用里子布报高价（约1000套单棉服装，既多报价格，又吞食了缺空部份）。同时举办全川船舶检验，登记收费，进款概入私囊，这只是一例，其他可以想见。

简阳竞选国大代表的人数虽多，但实力雄厚的，只有方超和樊巨川两人，尤其是方超，是当时现任的伪四川水上警察局长，简阳是沱江流域，属其管辖范围，樊巨川是卸任伪师管区司令，人力财力，俱不及方，结果终于落选，而方得以粉墨登场，当选了伪国大代表。同时当选的女国大代表，则是军阀刘湘的扶正宠妾，北京妓女刘朱秀中，一幕竞选丑剧，真是千古罕见。由此可见蒋家王朝的没落景象，不亡何待。

一、方超原籍草池乡 东钻西碰进蒋帮

方超，字仲文，简阳草池乡人。父亲早在简城四知路口开设“文盛斋”鞋铺（雇用工人居间剥削）。方在简城出生，自小顽劣成性，读初中时，被学校开除。后到成都读德才中学（有名的大栈房），混到毕业，考入当时伪四川省管理杨森子惠（杨森）举办的“陆军讲武堂”（简称成讲）。毕业后，适杨军败，退出成都（军阀混战），方乃投奔伪二十九军田頌尧部任参谋。国共合作，北伐胜利，1927年蒋介石叛变单

命后，其内部相互倾轧，蒋汪两派对立（蒋介石与汪精卫），石桥恶棍宋明煜（黄埔军校毕业生），系拥汪最力分子，纠合部分人民团体，在成都少城公园（现在人民公园）开拥汪倒蒋大会。方超与宋明煜素来不和，便纠合一批军痞、流氓，用欢喜弹（纸包炸药）捣乱会场，被当场逮捕，关进邓、田、刘合组的三军联合办事处。不久，汪精卫被蒋介石排挤下台，蒋独握大权，蒋派^方有拥蒋之功，开释中送到黄埔三期肄业，从此，方便投入新的嫡系军政系统，历任要职达十六七年。其主要学历和经历是：①成都讲武堂（杨森办的）毕业；②黄埔军校三期毕业；③意大利皇家警官学校毕业；④伪陆军大学（特别班或将官班不详）短期受训；⑤伪高等警官学校讲习班毕业。历任过：①伪二十九军参谋；②扬州警察局长；③汉口警察局长；④伪首都（南京）警察廳副廳長；⑤旧中国驻意大利使馆武官；⑥某師副師長；⑦内政部警察总队長；⑧成都区特工负责人；⑨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長成都行轅高級参谋；⑩伪四川省会警察局长；⑪伪四川水上警察局长等职。在伪特工系统的地位，仅次于毛匪人鳳，不仅是戴笠的亲信爪牙，也是伪成都行轅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的忠实走卒。

方匪在历任要职期中，一贯与人民为敌，摧残革命，血债累累，贪污渎职，聚斂颇丰。在成都郊区、双流县、草池乡置有不少田产。成都东马棚街、向阳街、东城根街有公馆。又在岷道街开设旅馆（自修自营）。临逃往台湾时，公馆里存有许多棉纱，汽油和其他物资。大量收购美钞、黄金。声言到台湾时，如情况不佳，便在海口、香港做

主意。并带走了两个亲侄爪牙，一是伪副团长雷清庭，一是伪四川省党部总务处长易秋潭。另外带走他的儿子和外姪汪某等人。方匪在任伪四川省会警察局长期中，曾制造军警冲突，吓得全市骚动，商店关门。镇压市立中学，潮，与伪成都市，长余中英狼狈为奸，派其亲侄爪牙保安警察大队长陈德高（方在讲武堂同学）率领警察大队，残酷镇压学生，用鞭藤乱打，并断绝饮食。成都各大中学主持正义，呼吁制止镇压，游行请愿。方用卑劣恶毒手段，分化学生，并假借学生名义，散发诬蔑市中学生的标语、传单，命其亲侄爪牙蔡绍仪、胡某等人，潜赴华西大学、四川大学等处张贴，藉以混淆视听，逞其暴行。结果因各方群起谴责，众怒难犯，伪政府为了敷衍门面，才将方与余中英调职。

二、走门路策划竞选 抓“伪诚”帮魔助阵

方超在任伪四川水上警察局长期中，更想再往上爬，到处钻营得到伪行辕主任张群支持，被提名伪国大代表候选人，又以旧部关系，乞求原二十九军。长田颂尧居间沟通伪省参议员刘肇乾（田刘是儿女亲家）出力支持，由刘拉拢简阳地方恶势力集团“伪诚联谊会”及其他有关乡镇长和袍哥舵把子，为他助阵。这些人中，有伪县参议会副议长、三岔乡舵把子廖仲霖，伪律师曾文鸳，伪简阳县参议会议长周云章，兴隆乡舵把子兼参议员刘天锡，贾家乡舵把子兼乡长邓九成（有邓堪王之称），石盘乡舵把子曾任乡长方璧勋，海螺乡舵把子兼乡长郭泽民，石埡乡舵把子兼参议员郭亚雄，草池乡，长汪孝本，茶店乡，

长兼参议员曾邦畿，石桥镇：长段渊如，简城镇：长吕平阶，简城商会：长哥老关子罗德明，伪简阳三青团主任李芝祥，玉成乡参议员苏善之，石桥舵把子大地主周寿如，周家乡：长曾任团练局长素有土司称号的傅殿阶，周家乡参议员曾任某师参谋长的傅伯成（傅殿阶的儿子），柏合乡舵把子李郁能，石经寺方丈常慈（在茶店久隆寺乡颇有势力），芦葭乡参议员曾家书，简城永合公舵把子邱国霖，永丰乡舵把子周法中，参议员陈光壁，平泉镇伍鸿图，三星乡舵把子兼乡长周润生，施家乡舵把子兼乡长施国藩，飞龙乡参议员周文谟（周国邑办该乡选举为方量力，方为他在省活动当了师范校长），龙泉镇：长田显成，洛带镇：长刘惠安（有土皇帝之称），洛带小学校长刘德辅等，都是“伪城”所控制而为方竞选出力的。他如壮溪、大渡口、灵仙、猪窝沱等乡也掌握了有部份势力，方起鉴于“伪城”力量雄厚，形势有利，乃积极拉拢利诱，收买内中的几个主要角色，为其卖力，如首先委派刘天锡（刘肇乾之侄）为石桥水警分局长，并拨一个中队驻在石桥，藉以就近增强武力，壮大声势。又委廖仲霖、方璧勋、郭亚雄、周润生、郭泽民、苏善之、罗象通、常慈、施国藩、周文谟、曾邦畿、罗德明、郭国霖、段渊如、郭九成等为侦缉指导专员或侦缉督导员，由水警局侦缉大队（大队长陈德高）发给手册，可以携带武器，横行沿河一带，一时水警侦缉人员，遍及全县，路人为之侧目。为了增强“伪城”控制区的武力，以防竞选中与对方发生冲突，方起又向伪川康綏靖主任公署购大批步枪、手榴弹，由郭亚雄经手把手榴弹运回县中，分售与“伪城”所掌握。

的各个乡镇，步枪则由个别缺枪乡镇到省买回装备，由水警出护照，这是加强沱江流域的水上防务所需。派水警押运，由成都运简阳，通行无阻。又为了减少阻碍，使选举能够胜利，方在省城，大肆活动，首先打通民政厅（管选举机构），买通上下官员，授意到县，大力支持，要请简阳在省做寓公的军阀、官僚及身居要职的显赫人物，如刘存厚、田泽宇、田颂尧、刘肇乾、陈书年（陈书农之弟）、傅见吾、高润（省财政厅总务科长保“仪诚”主要角色）等，乞求一致支持。又因刘肇乾为退职军长，与田颂尧是儿女亲家，又是刘存厚的胞弟，现任省参议员，其姪刘天锡是“仪诚”主角，诡计多端，阴险毒辣，非特别献好不可，方乃卑躬屈节，随时跑去问候起居，并赠送不少礼品给刘妻妾，以博其欢心；后来方更献计向伪省政府活动（走张群的门路），提名刘肇乾的女人刘朱秀中（原是北京妖女）为国大女代表候选人。刘当然乐于听从，因此正式出马为方撑腰。方见形势稳妥，一切均已布置就绪，便又急，跑到简城，找“仪诚”主要角色廖仲霖、周润生、郭亚雄、施国藩、罗德明、苏善之等，经秘密磋商以后，鉴于竞选劲敌樊巨川正在召集他所领导的“建安”集团开会筹划竞选国大事宜，时不可待，于是“仪诚”也立即发出通知，召开全体大会。开会地点，设在简城公园内伪军长廖雨辰的公馆里，戒备森严，凡来开会的，都带有兄弟夥，枪架子（保镖的），连石经奇的方丈常慧，也带了两三个青年和尚，身佩双枪（手枪和烟枪，常慧是烧大烟的，正大光明地摆在旅馆上官房大抽特抽），到会社员约六七十人，加上各人带的兄弟夥，共在二百人以

上，大多佩有手枪，个，凶神恶煞，横行街市。开会决定：①一致欢迎方超为“仁诚”名誉社长；②各社员马上回去布置选举，争取选票，抓紧保甲长及地方上较有威望的分子，最好采取集中填票，不能放松；③设法渗入樊巨川的据点乡镇，如东溪、石钟、平武、平恩、金马、云龙、踏水、永丰、宏峰、杜溪、普安、平泉、养马、平富、江源、三星、新市、杨家等处，采取拉拢分化办法，削弱其实力；④放宽尺度，吸收可靠分子入社，壮大阵容（过去加入“仁诚”必须是地方实力派或大地主才有资格，此后凡在社会上稍有“面子”的都可以，因此竟发展社员到200人以上）。这次会，方超认为开得非常满意，在会上恳切表示他说：“各位帮了兄弟的忙，今后一定有所报答。”会后方就拿出大批款子，交与廖仲霖、邹亚雄等，作为活动经费，并设竞选办事处于简城中街（现在的鲢鱼刺社社，当时是“仁诚”开的字号，亦即招待所）。派水警局秘书周子适（简阳人）任文字联系工作，请阮罗德明、吕平阶、苏善之为社县联络负责人。于是一幕狼奔豕突的竞选争夺战，在广大人民群众一无所知，仅为少数人操纵的情况下，便正式展开了。

三、为竞选不择手段 想抓票八方站营

在国民党统治期中，尤其在国共谈判破裂，蒋匪掀起大规模内战以后，地方恶势力，畸形发展，政府无能，乡镇长大权独揽，哥老会跋扈更甚猖獗，城市市场俱有皮管街之称（过去一般说法，当了袍哥才称襟襟上人皮，才能闯江湖、跑码头、吃得开），所以一般乡镇长都是舵把子。“仁诚”联谊社的主要角色，大多数都是这些傢伙。他们掌握

了地方实力，专横武断、为所欲为，包办选举，正是他们连选连要，借题敛财，压榨人民的大好机会。在“信诚”开会布置招方竞选之后，这批恶魔们便兴高采烈地回到各自的乡镇，积极进行：第一步先灌油火（方超出线）请保甲长及当地较有势力的到场，大吹大擂一番，随后便个别谈话，并交使亲侄爪牙用威胁利诱手段，抓住其中主要人物或中间分子。如出现某，不可靠时，就借故揪摸、排挤、恐吓，甚至暗杀（如樊巨川控制的平武乡的周某，因持反对态度，被当地联防大队长樊四维枪杀）。这样以来，谁敢违背^{可以}。到选举时，凡是方控制的乡镇都是由乡公所集中填票（不发到基层），打捆装入票匣，广大群众未投一票，完全由乡公所包办代替。当时有歌谣说：“选举选举，哪个县喊大家只有出线出米，派款不歇，抓来吊起，他们吃肥，百姓号哭。”是百姓对选举伪国大代表的痛恨，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只有背地咒骂而已。

当方超在得到各乡镇布置竞选工作大体就绪的情报时，听说伪县参议会正在召集会议，就马上携带大批现钞与少数喽啰（如驻石桥水警队中队长方之伦、大队长阙渊澄等）跑回简城，叫秘书周子适连夜发出请帖，置办酒席，宴请全体伪参议员，约二十桌，在宴会上，方超除了自吹自擂一番外，还亲自逐席敬酒，低声下气地乞求大家维持，同时散发丑恶经历，并且言不由衷地表示说：“兄弟如果当选，一定殫犬马之劳，为地方谋福利，与各位帮大忙。”还密语个别参议员（原“信诚”方子的）说其趁此时机，拉拢其中犹豫分子，以削弱对方（指樊巨川）。这次会议，确也起到一些作用。

在竞选活动正式展开以后，樊巨川也不甘示弱，大肆拉拢各方，扩张“建安”集团，真是鱼、鼯、虾、蚌，来者不拒。除东乡平武的联防大队长樊四维是其亲信主力外，又把西區芦葭乡的联防大队长惜匪戴临渊，太平桥舵把子郭道初（“佞诚”主角，海螺乡郭泽民的弟），简城大恶棍吴绍良、陈海波、徐尚达、何翊如等拉入“建安”，一时声势浩大，气焰高涨。“佞诚”方面见樊巨川如此情况，若不急谋对策，挫其锐气，竞选之战，就不知鹿死谁手。经廖仲霖、刘天锡等晋省，与方超密商之后，除马上加强“佞诚”控制区域的武力外（配备枪支、手榴弹，由方设法购置，售与“佞诚”掌握的乡镇），并由“佞诚”派出精干分子，持方私函，分头赴各县毗连**简阳县**乡镇，联络当地实力派，作为外援，如华阳窑子坝的张达五，仁寿文公场的冯子绥，金堂五凤溪的郭润章，金堂巨匪解伯衡，资阳临江寺的张为拳等（都是当时的土皇帝），又收买巨匪刘兴顺（施家乡人，人称刘二哥，率领一批亡命，横行沱江一带），诱其“改邪归正”，将来在水警局安置重要工作，刘匪做官心切，也乐于归顺，于是就率领匪徒公然**晋城**，“佞诚”集团还大力招待，毫不顾忌。其匪徒趁有掩护，便明目张胆地在县城附近抢劫行人。而樊巨川的爪牙吴绍良、戴临渊等原係惯匪，自亦不免见猎心喜，依样葫芦，以致弄得城边居民及来往行人，莫不胆战心惊，街上也不时鸣枪，人心恐惧，竞选之祸，达于极点；方超实力虽要不弱于对方（指樊巨川），但必须分一部分票与刘兴顺（当初求刘帮助支持时承认了的），当时全县约有选票七十万张，参加竞选的人，除方超与樊巨川外，还有傅清

唯、宋明析、李清华、鍾杜衡、汪某(女)、张某(男)等。其中以傅、宋两人是“建安”的主要角色，势力较强。傅、宋唯的据点区在镇金乡，宋明析在石桥镇、芦葭、望水、永宁、毛家、石板、龙云、赤水、外西等乡，都掌握大部选票，两人俱是心腹之患。方超自己估计，必须掌握三十四^万张选票，他和刘朱秀中才有当选的希望(方要三十万票，刘朱秀中要四万票)，否则，票被分散，徒劳无功。方超越想越不对头，就又匆：跑到简阳，邀请“候试”一批主要分子进城策划对策。随又召开“候试”全体大会，在会上由各人自报绝对掌握的可靠票数，最完整的(不漏掉一票)莫过于廖仲霖掌握的三公乡、龙云乡，刘天锡掌握的兴隆乡，邓九成掌握的贾家乡、久隆乡、老君乡，曾邦贵掌握的茶店乡，刘造贤(刘肇乾之姪)、苏善文掌握的玉成乡、武庙乡等。其他乡镇(指西乡)多少总是有些缺口，内中：镇金乡是傅、宋唯的本乡，永宁、望水被“建安”要角王文海把持，江源、毛家、石板、芦葭抱观望态度，连方超本人的草池乡，因乡长汪孝本软弱无能，也掌握不住。他如：东马更是樊巨川的据点，有的乡镇根本难于插手(如石钟、青龙、普安、平武、金马、云龙、平惠、踏水、三合、宏缘等乡)。经分门统计，可能票数还不到二十万张，若刘朱秀中分去四万，则他只有十六、七万张，怎能战胜对方。正在此时，刘肇乾为了使他女儿当选可靠，坚决提出要贾家、久隆、兴隆、玉成、武庙几个完整的乡，划给刘朱秀中，方超心里暗地着急，但固早有诺言，也不好否认。经反复研究敌情，估计对方实力以后，方超决定亲自出马，先回本乡(草池)，次及其他乡

镇，进行竞选活动，自己认为官居显要，谁又不愿趋炎附势，转变方向。在东乡方子，“假诚”次要角色罗象通（平恩地主伪县地籍整理处总务课长），自告奋勇地愿赴平泉、施家、平恩、踏水、金马、云龙、三合、平武一带进行活动。方超本来对也不很信任，但正是需人之际，不好试一试。于是拿出一笔款子（约合大米五十石——15,000斤），交与罗象通，作为活动使用，为恐罗不卖力，又派秘书周于适同罗一道，名为协助，实际监视。罗象通拿到钱后，马上出发，走遍上述各乡镇，到处就对有关方子大送其礼，大吹方超如何如何。这超效果也确不小（这一带都是樊巨川的据点，最不好活动的），但罗象通也乘机捞了一把油水（用钱多少没有根帐），反正方超的钱来路不正，落得大家吃点方也置之不问。至于其他乡镇，“假诚”的各个实力份子都保证再行深入狠抓，必要时不惜以任何手段与对方死拼硬斗。方并向大家表示：“请各位放心，大胆地去干，搞出乱子，完全由我作主，要钱有钱，要枪有枪，国大代表当不当不要紧，总之不能丢这个子。”于是一场尖锐、丑恶百出的竞选争夺战又再次激烈地展开了。

四、樊巨川自度不敌 三坏蛋合流抗辩

樊巨川，简阳石钟乡人，黄埔军校五期毕业（北方超晚两期），作过遂宁师管区司令（以前历史不清楚），也以简阳反动集团“建安”为底班（樊任社长）。“建安”是由东乡个别场镇的实力分子与地方上一批中层分子所组成，其中除了一些乡镇长、参议员、舵把子外，部分是教育界的败类与伪政府的中级职员。“建安”的社长樊巨川作过伪教育厅长伪

重庆海关监督的李伯玉。这个集团的主要骨干有：伪县党部书记长徐孟明，委员樊英、黄修、徐鸿权，伪防护团长邓捷之，卸任海螺乡，长肖九如，简阳师范校长万定纪，简城永和公社舵把子陈海波，集义公社把子吴绍良，西区芦葭乡联防大队长戴临渊，东区平武乡联防大队长樊四维，简城大恶坝曾任过伪区长、军法官的华良臣。另外，还有樊能实际掌握的乡镇，如：石钟、平泉、平武、普安、青龙、平恩、金马、踏水、三合、宏锦等乡的乡长、参议员或舵把子等。石桥大恶坝宋明煜，与其弟伪内政部禁烟特派员宋明昕和伪参议员傅鲁唯，也是“建安”的重要角色，不过他们也在提名候选人之列，自然也想做一做荣膺国大代表之梦，所以“建安”内部在第一阶段是分裂的，但绝大部分都为樊巨川竞选活动卖力，只有一部分，如西乡的镇金、永宗、望水、毛家等乡，以及石桥、赤水、外四等乡是抬傅鲁唯、宋明昕的。力量分散，活动起来，自然感到掣肘。走卒们，更感到一国三公，无所适从。樊巨川与方超的竞选角逐，第一个回合就证明樊巨川的力量远不及方超的威势。方的基本据点，范围广泛，樊是无法深入，而樊的基本据点，则多少有些动摇。在财力上，樊虽作过伪师管区司令，但时间不长，弄到的脏钱，在成都东城根街修公馆，由于排场起得太大，钱的来源，没有后继，陷于死巷子里，抽不出来竞选，财力不够，捉襟见肘，喽罗们自然不会十分卖力。方超不但花得起钱，并且有“官”来做钓饵（委了不少侦缉督导专员等），金钱名誉，正是那些招轿子的土豪劣绅们所竭力追求的对象，怎么能不驱使他们大卖力气呢？樊巨

川威得形势不妙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勉强挣扎以后，眼见逼近选期，而本身能掌握的票数与方对比，悬殊过大。傅鲁唯、宋明忻等辈的力量更是微弱。几个傢伙一商量，为要撑持“建安”的门面，只有三人合流，抬举樊巨川一人竞选，或者还有希望。这个办法决定后，“建安”集团马上召开全体大会，把傅宋两人所掌握的地区，统统划给樊巨川，傅宋表示放弃竞选。这样一来，樊巨川虽然增加了一些选票，但他还是敌不过实力雄厚的“仁诚”和手段毒辣的方超而被挤垮。

五、选举原来是欺骗 开匿选票要花招

竞选角逐，由一九四七年的夏天到冬天，方超樊巨川等辈，不惜施展出各种卑劣手段，攻击对方，手下的喽罗们，则狗仗人势地欺骗和吓唬老百姓，“叫你选谁就选谁，如不听从，事后再说”。挣扎在恶势力下的老百姓们，那敢多管闲事，自讨苦吃，只好听其宰割。于是掌握实权的乡镇长、参议员、舵把子们，更肆无忌惮地不把选票发到选民手里，全由公所填写，装进票匣，只有个别乡镇由于系派分歧，各人所捧的老板不同，彼此争执不下，就采取分赃办法，把选票瓜分，各填各的。在县城方超，因为是伪政府所在地，应该留点占子，同时“仁诚”、“建安”的老窝都在县城，各个竞选的傢伙们也在坐镇，伪镇公所多少有些顾忌，不得不装点门面，设个选场，拿出部份选票发给居民（不是普遍地）填写，大部份选票仍和其他地区一样，成捆地交给竞选人的走狗去填。方超分得的选票，由伪商会理事长罗德明拿到商会里集中填好后，叫一批狗腿子混进选场，将票塞进票匣，樊巨川

方巧，也照樣來一套。老百姓看到這樣丑態，敢怒而不敢言，有的甚至把票撕毀，忿恨而去。

選舉完畢，各鄉都把票匯送到簡城。開票場設在公園女廟內，各鄉鎮的魔鬼們（鄉鎮長、參議員、舵把子等），紛紛趕到城裏，向各人的主子（竞选人）汇报情况，預祝勝利。在開票時，最主要的問題是如何控制開票場，严密監視對方，免得搗鬼（实际彼此都想搗鬼）。他們買通偽民政科長劉性根，各派几个亲信爪牙去做開票員。整個開票場等于方超二人的御用机构。主管選舉的偽民政科負責人，唯有袖手旁觀，視若无睹而已。當把票匯上的封皮撕開鎖揭蓋一看，連開票人也不禁啞然失笑，匯內裝的选票，大多數是成捆放置，一点也不零亂。有的開票員用極諷刺的口吻說：“真安逸，这个乡长会办事，應該特別獎勵。”意思是免得一張一張地去清理点數，減少許多麻煩。尤其是興隆、王成、武廟、璋頭、賈家、久隆、老君几个鄉鎮的选票，更是捆得結實，生怕飛了一張似的。由此可見偽選舉全係強姦民意，真是千古奇聞！

接著是計開各个候选人得票的多寡。一个鄉鎮、一个鄉鎮地由唱票員報出來，記數，這時在場內几个候选人，尤其是方超、樊巨川兩人的表情，各有不同：方超是勝利在握，顯得趾高氣揚；樊巨川則覺得前途渺茫，啼笑皆非。唱票員的声調也随得票人的不同而變異。唱到方超得票時，放大嗓子，高聲朗誦；唱到樊巨川的票時，声調忽然低沉下去。這更使樊巨川感到既憤恨又難堪，如熱鍋上的蚂蚁一樣，

在会场踱来踱去，只希望最后来个多数压倒对方。

唱票完毕，计票开始，各个候选人的走卒们，都抱着一把算盘，全神贯注地把数字加上去。这时候的方超和樊巨川，更是心情紧张，凝神静听，突然霹靂一声，伪民政科负责人当场宣布：方超得票最多（十七万多张）当选，樊巨川得票（不到十万张）为候補，女的刘朱秀中得票四万多张当选，李靖华为候補。（那时简阳人口，没有确实统计的数字，据说参加选举的人只三十多万人，其中还有一些棄权的）一时场内嗤笑之声，震动屋宇。方超的走卒们纷纷向主子恭维道喜，方则眉飞色舞地连称感谢。而樊巨川呢？则像斗败之雞，缩着颈子，带着他的喽罗们悄然离开会场。方超则高视阔步地，由一批趋炎附势的走卒们簇拥着回到竞选办事处。甫抵下处，只见贺客盈门，鱼鼈虾蟹，济一堂，自己的喽罗们，都极尽阿谀逢迎的能事，方被围得水洩不通地，八方点头握手。虽时近半夜，来贺的人，还络绎不绝，方因兴奋过度，兼之有肺病和高血压等症，顿时咳嗽不已。适三星乡，长周润生正在房内摆起烟盘子，吞云吐雾，方也顾不得什么官不官体，于是冲开一条路来，大步跨进房内，咚的一声，倒在烟榻上，抓过枪（烟枪）来啣着就抽。周润生也知趣地把烟盘子裹好，装上送到方的咀边，噪噪连连抽几口，方才渐渐缓过气来，眼珠一眨，猛地坐在床上，叫快拿纸来，马上发过电报，给他女人报信，虽然已是下半夜两点多钟了，那个又敢违背他的意思而不发个加急电报呢（电报局也不敢不发）？次晨天刚微亮，方就起床（定是高兴得没有合眼），连呼快去找汽车司机

(他的私车)，马上准备回省。司机生好像有意和主人为难似的(昨晚上大概是在那里打牌熬夜去了)，费了一两点钟时间，才把他找到了，方越气得直是躁脚，连呼：“该死！该死！”不已。为了所谓喜事临头和表示他伪善(宰相肚内能撑船)的涵养，又竭力抑制着极端的忿怒，掉转身和在场的喽罗们敷衍一番，说是回省交割一下(即向支持他的达官贵人们谢恩)，跟着就来酬谢各位，不管司机生吃饭不吃饭，跨上汽车，连叫：快开！快开！

车抵成都，方越跨进公馆，这时已是客盈门庭，内外两个客厅里，坐的站的，挤得一点缝隙也没有(大半是水警局的高中职员)，上司“渠膺”国大代表，自然都要如蛆沾粪地前来说喜，奉承一番。方的女人也收拾得花枝招展，笑逐颜开也招呼应酬不已。方以上司对下属的傲慢态度，硬起颈子微，也点头应付几句后，叫喽罗们各个回局办公，明天到局再谈(因他忙着要去谢恩)，不等大家散场，便挽着他的女人的纤手，迤自上楼而去(寝室)。

六、竞选得胜须酬客 找人垫背奸计高

方虽仗恃自己有钱有势，而当选伪国大代表，主要还是依靠“信诚”一批魔鬼们的吹捧助阵。目的既达，自然应该酬庸报功，也才说得过去。可是这傢伙下河思命，上坎思财，自己盘算一下，这回花的本钱真是不小(大约六、七百石大米折合20万斤)，这笔钱，虽然不是割的生肉(都来自贪污舞弊、吃缺、扣餉)，想起来总是有些心疼。狡猾的方越，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。国大代表选举后，接着是选立法委